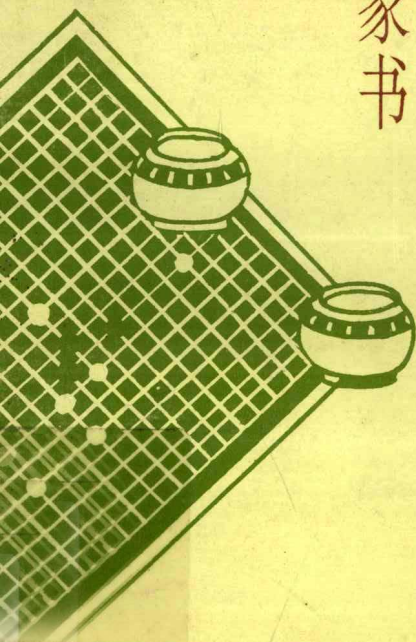


周继明 编著



曾文正公家书

白话分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曾文正公家书

周继明
编著

白话分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曾文正公”是清朝名将曾国藩死后，清朝皇帝给他的谥号。曾国藩本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文职官员，太平天国起义、政府军节节败退，清帝在万分危急中指派他组织民团抵御，自此他便以军旅为生，屡建战功。在战斗中，他针对起义军不懂得尊重习惯的生活方式，缺乏远大的战略意识等弱点，先以“维护名教”作为激发士气的精神武器，使他组织起来的“湘军”纪律严明、英勇善战，屡挫太平军，继而他又联合英、法在华的殖民军与他共同作战，终于剿灭了太平天国，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免于覆亡，这也使他得到过去的史书誉为“同治中兴的第一功臣”。当然，也可以说他在这段历史中扮演的仅仅是一个“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农村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成长在“学而优则仕”的浓烈氛围中，生性聪慧的他，从小就能立下大志发奋读书，正直做人，要光大曾家的门第。成年后的他，从孔孟的儒学到宋明的理学，都具有较深厚的功底。纵观他的一生能有这样显赫的成就，可以说都是在儒家“修、齐、治、平”的教化下，能以儒家的“孝、悌、忠、信”作为生活准则为人处世而获得的。

“孝悌忠信”这种生活原则，虽曾被历代帝王用来维护过他们的封建统治，但是，这个原则能有这样巨大的作用，不能说不是它在实际上能维护人类的尊严，是一种人们共同的需要，也是人类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发展必不可少的秩序。所以，这一原则，对于建立起一个人人得以和谐相处的生活环境，也是很有价值的。决不能把它看作就是封建性质的东西对它全盘否定。

曾国藩的家书，是他毕生奉行“孝悌忠信”的生活最为可信的实录。在他的这数百封家信中，他以亲切的口吻、流畅的文笔、真实

地表达了他所有的成功、失败、得意、困惑的种种感情。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些书信中，具体的看到生活现实与理性教条的碰撞，在一个心智正常的普通人心中激起的千般情绪；可以看到他是怎样在极其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坚持“孝悌忠信”而使他内对长辈、平辈、晚辈，外对皇帝、上司、同级、下级，都能通权达变获得成功。他的这些故事，不仅可以使我们读起来会感到生动有趣，不比读一部优秀的小说逊色，更有价值的是，在这些故事中包含的许多即使在今天的生活中，也很有意义的教训和经验。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一部协调人际关系的指南，一部正直、严肃地为人处世的教科书。所以，从清代末年以来，这部书就已广为流传，民国年间更是畅销风行，很多人家都争相购买作为家教教材，用它教育子女奋发上进，有所作为。近年来，随着国内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过去对历史人物在评价上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等倾向有所改变后，已有多家出版社相继将这部书重印发行。但是，由于多年来对曾国藩这个人有欠公正的评价造成的影响还未消释干净，很多人对他的价值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起来，加上原书又是以文言写成，虽然他在家书中使用的文言已经相当通俗，并不艰深古奥，毕竟它的成书时代与我们相去二百余年，今天能比较习惯地读它的人还是为数不多，这妨碍了它以它的许多精粹而富有价值的思想造福今人。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心把它译成能使更多的人阅读的白话文，而且还把内容相近的信参照前贤的意见分为：修身、齐家、劝学、理财、济急、交友、为政、服官、用人、治军十个大类编排，希望能为大家阅读理解原著提供一点方便。

周继明

1993年4月13日

目 录

一、修身	(1)
二、齐家	(38)
三、劝学	(83)
四、理财	(112)
五、济急	(132)
六、交友	(148)
七、为政	(157)
八、服官	(169)
九、用人	(200)
十、治军	(214)

修身

一

父亲大人，您好！

自从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送走您后，共接到五封家信，五月十五日您在长沙发的那封，里边有四弟写的信，六弟写的六篇文章。从这封信里知道祖父祖母身体健康，家中老幼都平安，几个弟弟读书很用功，更叫人欢喜的是您出京后一路顺畅，从京城到省城只走了三十多天，真快。

这段期间我的身体和平常一样，晚上睡得早，起得也渐渐早了。只是还不能用脑筋太久，久了就头昏，所以常常静心不用脑想事，悠闲保养，小心的按照您关于保养身体的教导去做。九弟的功课有规律，九本《礼记》已经点完，《鑑》已看到三国，《斯文精粹》诗文各已读了半本，只是诗有进步，文章看不出进步。我不要求他快、看他领悟的情况，好像已有心得，只是写出来还比较困难。

甲三在四月下旬会走路了，不用携扶，就是还不会说话，没有奶吃，每天吃一顿粥，两顿饭。媳妇的身体也好，又怀了孕。佣人们都和过去一样。

今年的新进士龙翰臣得了状元，他是湘潭前任知县见田年们的孩子。六个同乡有四人得了庶常，两人得了知县。复试的情况已于闰三月十六日寄回，这里又寄来殿试朝考的情况。

同乡的京官和以前一样，郑莘田满了三年的守丧期回到京城，梅霖生重病，很危险。父亲没有去黎樾乔老前辈家辞行，我已向他表达了歉意。广东四月十八日有胜利的消息传来，这里把抄报寄给

您看。

我们在京，是会知道谨慎的，家中各位老人不用挂念。家中的事，兰姊去年生的是个男孩还是女孩？楚善的事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请来信告诉我。并问母亲好！

道光二十一年(1841)五月十八日

二

父母亲大人，您们好！

十月二十二日接到父亲的信，知道了信上说的一切事情。我和郑小珊那里的小误会已经解释清楚了，我以前对于自己的过失常常忽略，自从十月以来，已经注意改正，虽然是小事也不敢放过，详细情况都写在给弟弟的信中，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耳鸣的毛病近来好一些，不过，稍微累一点还鸣。我现在每天除了应酬外，不能不用一点功，很想节制一下劳累，实际上节制不了。您叫我要节劳、节欲、节饮食，我一定注意这样做。

请萧辛五先生带信，不知是不是可靠？龙翰臣父子已在十一月初一日到京，布疋线索都已照单收到，只有茶叶在黄恕皆那里，他写信说，本月也可以到。媳妇和孙男孙女都平安，别的事写在给弟弟的信中了。

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二十六日

三

几位弟弟：

十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在长沙的信，里面有途中日记六页，另外有药子一包。二十二日又接到九月初二的家信，心里很高兴。

自从九弟出京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心他在路上会出什么事

情，直到读了来信，知道他真正经过千辛万苦才到了家，太幸运了！郑作旅伴并不可靠，我早也知道，没想到郁滋堂这样好，我真感激他。在长沙时，没有谈到彭山岷，不知是什么缘故？

四弟的信写得很详细，发愤自励的感情充满整个信纸，不知为什么一定要到外面去找地方教书，他说在家塾教书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在外边教书清静。其实，在外面如果是读书，也许能没有耽搁，要是在外面教书的话，悲怕比在家塾教书更容易耽搁。

如果真的发愤自立，在家塾教书可以读书，在野地里，在热闹的场所，也可以读书，即使揷柴放猪，也都能读书。如果不是真的发愤自立，在家塾教书不好读书，在清静的乡间，在神仙住的地方，也不能读书，有什么必要这样的选择地点、选择时间呢？还是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立志要读书吧！

六弟埋怨自己的命不好，我也以为是这样，不过在小考中失败就发牢骚，我要笑话你的志气太小，所忧虑的事不重大了。一个有才德的人立志，要大到把自己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物看成一个整体，要重到如为圣为王的事业，这才不辱没了父母生我，做一个对天对地不会感到惭愧的、没有任何缺点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忧虑的是，自己不如舜，不如周公，自己的德行没有修练好，学问没有讲习好，忧虑愚昧无知的人顽固不化，忧虑侵略者侵占国土，忧虑品行不好的人得了重要的职位，忧虑有德行、有才干的人不能发挥作用，老百姓得不到自己应得的福利，这就是悲天悯人，也就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真正忧虑的事，这样的人是不会忧虑一个人的进退，一家人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成败这些小事的。六弟只不过小考没有及格，就说自己的命不好，我真要笑话你的心胸太狭小了。

不读书也就罢了，既认为自己是读书人，就必须照《大学》上说的做。《大学》的主要内容有三点：明德、新民、止于至善，要把这三点看成是我份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联系到自己，说这三件事和我

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呢？就算这个人会写文章，会做诗，自认为渊博文雅，也只算得个认识字的放猪娃。为什么不能说他是一个明理有用的人呢？我们知道，朝廷根据八股文来选拔任事的人，是因为这样选拔出来的人能代圣贤说话，能明瞭圣贤的心意，像圣贤一样的做事，这样的人做了官，在百姓中能做为表率。如果把明德、新民看作分外的事，虽然能文能诗，就是对修养自己，对治理百姓的道理一点不懂，朝廷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娃做官又有什么不同呢？

既然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一定要明白《大学》上说的都是自己立身最重要的原则。里边要学习的项目有八条，据我看来，最有用处的只有两条，这就是“格物”和“诚意”。格物是得到知识的方法。诚意是实际去做。物就是整个的事物和现象，身体、心灵、意识、家务、国事、整个天下都是物，日常要做的事，都是物。格是去观察研究，从里边找到事物的道理。如弄清侍奉长辈定期去问候的道理也是格物；弄清楚尊敬兄长要如同跟随在他后面的道理是格物；我们的心灵是物，弄清楚涵养影响心灵活动的道理是格物；我们的身体是物，弄清爱护身体的道理，弄清站要正、坐要直对爱护身体的作用是格物；每天看的书，书上的每句话都是物，根据自己的体会弄清它的作用是格物；这都是得到知识要做的事。诚意是知道了要照着做，不欺骗人。知道了一句就做一句，是实际行动。格物和诚意这两点一起做，学习和成就都会在这里边得到。

我有个朋友叫吴竹如，他格物的工夫很深，每遇到一件事和物，他都要找出它们的道理。还有个叫倭艮峰先生的人，他在诚意上很严格，他写的日记上，一天中有一个想法不对，有一件事做得不好，或说了一句话，或是沉默不语，他都要记下来，而且用正楷字写。三个月写的订成一本，从乙未年到现在，已经订了三十本了。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也不乱想乱说乱做，非常严格，有时出现了一点不对的想法，立刻就把它打消，而且把这件事记在日记上，所以

他读的书，每句话都和自己密切联系起来，就像医治自己的病的良药。

我从十月初一日开始，也照艮峰先生做，每天想的做的，都写在日记上，好让我一看到就去处理，也写楷书。冯树堂和我同一天开始写日记，他很虚心，像对兄弟一样的爱护我，像对老师一样的尊敬我，这个人以后一定会有成就。我向来有缺乏恒心的毛病，从开始写日记后，可以保证我终身有恒心了。有了明师益友的督促，我只有前进不能后退了。本来想抄我的日记给你们看的，今天镜海先生到我这里来，要把本子拿走，来不及抄了。十一月有信差，一定抄几页带给你们看。

我的益友中，倭艮峰很严密，叫人对他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很精细，一句话一件事都要弄清楚道理；吴子序、邵惠西谈起经典来思想深刻，条理清楚；何子贞谈起字来非常精妙，尤其是他谈诗能说到别人心里去，他喜欢我的诗，所以从十月以来，我已作了十八首，这里抄两页带回来给你们看；冯树堂、陈岱云立定了大志，心情急切，也是好朋友；我虽然还没有对镜海先生请教过，心里已把他当作我的老师了。

我每次写信给你们，总不会觉得话太多，或许你们会厌烦了。不过，你们要是写长信给我，我是很欢迎的，就像得到了宝贝，大概是人的性情不一样吧。

我从十月初一日起，写日记帮助我改过自新，从前我和小珊有误会，实在是我一时感情激动，不近人情，所以我主动到他家去道歉，恰巧初九那天，他来我家拜寿，当天晚上我去他家和他谈得很好。十三日又和岱云请他吃饭，从此以后我们的关系又和以前一样，所有的误会都消除了。最近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以后再给你们写信。

兄国藩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六日

四

父母亲大人：您们好！

六月二十日接到六弟五月十二日的信，七月十六日接到四弟、九弟五月二十九日的信。他们都说忙得很，简单几句话，字还写得很草，连县试时的情况也没有说。有位同乡在同一天接到的信上，连考古老先生也都讲得很详细。同一个送信的人送的信，迟十来天发的不慌不忙，几个弟弟早十来天发就这样匆忙，不知是为什么？几乎没有一次的信能不慌不忙，又是为什么？

我在京城，家里大小平安，同乡的各家也都好，只有汤海秋七月初八得病，初九下午便死了。八月二十八日考教练，冯树堂、郭筠仙、朱嘯山都取了。湖南今年考差，只有何子贞得到放差，别的都没有得放；现在陈岱云的生活最苦了。我因去年生了病，反觉得不放我更好些。王仕四已很好的安排他回家了。率五大约跟粮船一起回来，现在还没有决定，他的身体平安，二妹不用挂念。叔父的病，我每次都要求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直到今天也没弄清楚，实在不放心。

甲三读《尔雅》，每天读二十多字，还听教导。六弟今年正月的信上说，想到罗罗山家去附读，我很赞成；后来的信再没有提这件事，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带给我的文章，写的不是很好。在省城读书两年，不见他有长进，我真为他担心，实在没有办法，只怨我不会教育。我认为重要的是去除骄傲习气，自己什么也没有，还要夜郎自大，这最坏事。四弟、九弟虽然也看不到长进，他们不自满，请您教诲六弟千万不要自满。别的以后再写。

男国藩 道光二十四年(1844)七月二十日

五

四位老弟：

二十七日接到的信，使我高兴极了，信写得很多，又很详细明白。四弟的“七夕诗”写的最好，我已在后面写了意见。以后多作些诗也很好，只要有恒心，一定会有成就的。我对诗也很下了些工夫，可惜今天没有韩昌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在，能让我尽兴的抒发感情。我在人事上太忙，不能常常作诗，但我常常想作一点。

我这个人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靠得住，进德是孝悌仁义，修业是写文章作诗写字。这两件事我自己可以作主，得一尺我就进一尺，得一寸我就进一寸。今天要是进了一分德，就当是积了一升米，明天要是修了一分业，就当是多了一分钱，这样，德业一起进下去，我的家当就会增大起来了。

至于功名富贵，都由命来决定，一点也不能自己作主。

以前有一个做官的人，他有一个学生作了他那省的学政，他就把两个孙子托付给这个学政，认作门生。后来，这两个孙子在岁考的时候生了大病没有参加考试，到了科考的时候，又因有孝不能入学。过了几年，两个孙子入了学后，大的一个还考中了两榜。可见什么事的成功，或早或晚都是命定的，使多大的劲由自己决定，能不能有成效由天决定，一点也不能妄想。六弟的天分比几个弟弟都高，今年没有考取，不免很生气，不过这也有好处，趁这艰难痛苦的时候，收住心好好考虑一下，拿出卧薪尝胆的决心来，不要因为气愤把学习耽误了。

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很有道理，非常高兴，自从打发走了荆七以后，家中整齐了，率五回来后你们就会知道的。《书经》上说：“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说的很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不能太严肃太厉害了，这使人看了就像看到神似的。以后一定把九弟的

话告诉绅士们随时警惕。季弟的天性忠实厚道，就像四弟说的，怎么都行？他要我说说读书的方法，进德的途径，另外用纸写给他。别的不在这里说了。

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二十九日

六

四位老弟：

我这个人说做学问，就要求虚心，往往看到朋友中有一些可说是美才的人，都恃才傲物，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如自己，不论是乡试或会试的文章，他都骂人家不通，不仅骂房官，也骂主考，考不取就骂学院。平心而论，这种人自己写的诗文都没有什么地方比别人好，而且还有些根本就不能拿出来给人看的地方，就是不肯反过来要求自己，总说别人不好。既骂考官，也骂同科考生中得到录取的人。人要有了傲气，始终不会有进步，所以只能失意一生，不会有改变。

我这一生在科名上还顺利，只在小考时考了七次才取上，不过，每次考不好都没有说过一句不满的话，只惭愧自己在考试时写的诗文太差。现在想起来，还感到难过。当时可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几位弟弟问父亲，叔父和朱尧阶就会知道。考场中只有侥幸的文丑，没有被埋没的文佳，这是不会改变的。

三房的十四叔，读书不是不勤快，只是傲气太重，自满自足，结果没有什么成就。京城里有傲气的人也很多，有见识的看到这种人，只是冷冷的笑一笑。还有一种当名士的，把科名看成就像粪土，他们有的喜欢作古诗，有的喜欢讲考据，有的还喜欢谈理学，吵吵嚷嚷，自以为他能压倒一切。在有见识的看来，这些人实在没有什么造诣，也不过对他们冷冷一笑罢了。我们应当一心用功，极力消除傲气，防止自满，不让人在一边冷笑，才能进步。几个弟弟平日都

是恭恭敬敬，几次小考没有如意，恐怕会因长期不满引起骄惰的习气，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希望注意防止这种情绪。请想想我的这些话，深刻的反省一下，那就太好了。

国藩手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月二十一日

七

父母亲大人：

你们好！四月十四日接到父亲写的信，还有叔父写的祝贺信和四弟的信。知道祖父的病不仅没有好，而且还在加重，父亲和叔父带着几位兄弟服侍了三年多，白天黑夜，不敢有一点懈怠。只有我一人在外面没有尽一天做孙子的应尽的职责，实在罪过。听说华弟和荃弟的文思进步很大，葆弟的文章，因有华弟讲解也日进千里，我在远远的地方听了真是无比的高兴！

近来我的身体也不太好，稍微用点心，癖疾就发到脸上来，医生说是心亏血热，不能养肝，热极要生风，阳气上肝，所以出现在脸上。我担心的是发的太厉害就不能上朝，所以不敢太用功，注意按照父亲的养生经验。隔一天去一次衙门办一些公事，其他时间都在家不敢出门，现在衙门里的事也熟悉了，各司官都佩服我，上下的关系如水乳交融，同事间也很和谐，我就是终身都留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些例行的事，不随便，不懈怠，完全按照条理这样办下去，也不后悔。

英国人在广东，今年又请求进城，徐总督总理得法，外国人很佩服，没有进城，以后不会再有洋人的祸害，皇上很称赞他。星相师常说皇上去冬交脱了被劫财劫地的命运，皇上也常对臣子们这样说。今年的气象果然很好，真是国家的福气。

儿媳和孙女都好，长孙纪泽上学太早，教的也太宽。刚读完《书经》，请先生把《诗经》再点读一遍，夜间讲《纲鑑》正史，大约已讲到

秦商鞅开阡陌了。

李家的亲事，我认为桂阳州往来不方便，已给媒人唐鹤九说不谈了。常家的亲事，因他的女儿是妾生的，我认为不合适。纪泽的亲事谈了几次没有谈成，想过一二年后再谈也可以。请您在乡下挑一个耕读人家的女儿，或者我在京城找，最好不要有富贵习气的，纪云和郭雨三家的亲事虽未订下来，两家已互称亲家了，往来也很亲密，看来不会改变了。二孙女对岱云的二儿子也不变了。就写这些吧，别的事已详细的写在给弟弟的信上了。

男 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十六日

八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弟弟：

近来京城家中大小都平安，我的癣疾又有一点发作，幸好还不算太严重，我只好听之任之了。湖南的榜已发，我们乡一个人也没有中。沅弟的信中说，温弟的文章典雅华丽，明盛博大，他都不能考中，几位弟弟在科名上的前途不知道会怎样？从我们家祖宗的德行积累，父亲、叔父的本心和表现，几位弟弟都应获得好消息。不过，几位弟弟还年轻，即使晚一科，也还不算过了时；只是我近几年来事情太多，精力消耗大，很想几位弟弟考中后，长期住在京城帮助我一下。更希望几位弟弟能为我分担一些任务，我也可以稍微歇息歇息。这次你们没有考中，也使我的心中没有个倚托。

植弟今年病后，什么事都被荒废，场中又患眼病，自然很难考好。温弟的天分本来比几个弟弟都高，只因牢骚太多，性格太懒，以前在京时就不喜欢看书，又不作文，我已很为他担心了。近来听说回家以后还是照样发牢骚，几个月不写文章。我家没有在我后面考中的，别的几个弟弟还可以原谅，温弟是自己放弃进取，不能都把责任推给命运。

我常看到朋友当中牢骚太多的人，后果都很压抑不顺。如吴檀台、凌荻舟这些人，数都数不过来。无故怨天，天也不允许，无故怨人，人一定不服，天人感应的道理，自然就应验了。温弟的环境，原是读书人当中最理想的，可是动不动便怨气满腹，什么都不如意，我也不理解。以后要治好这个毛病，用吴檀台、凌荻舟作眼前的教训，想发牢骚的时候，就反过来想想自己，反问一下：我真有什么不满足定要生这不平的气吗？能猛然醒悟过来，就会把这不平的气消了。不仅心平了，谦虚了，能控制自己了，既可以早得科名，也养蓄了和气，消减了病患。万望温弟反复的想想，不要把我说的话都当成不值一笑的老生常谈。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作钦差，昨天接到命令要他去作江西巡抚。我在刑部，恐怕要明年才能交接。袁漱六昨天又生一女儿，他有四个女儿，死了两个，还死了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自己又得不到工作，穷翰林艰难到这种程度，黄麓西由江苏引见到了京城，再不是以前刚中进士时的样子，真没想到他是个有经济才能的人。

王衡臣在闰月初九日引见，被派去作知县，月底他搬到下洼的一座庙中去住，突然在九月初二夜里死了，死前一个晚上，他与同住的文任吾还谈到二更天。第二天早饭时，没见他起床，打开门去看，才知道他已死了。死和生的变化，善和恶的报应，就这样的不可思议。

县里劝人捐钱弥补亏空的事，我已写信说过，千万不可以勉强摊派。我县的亏空，一半亏在做官的，一半亏在衙门里办事的，老百姓是没有责任的，向来衙门里的办事人员，上面吃官，下面吃民，名义上还叫包征包解。其实在征税的时候，都是把百姓当成鱼肉来吞食；当上缴的时候，又把官当成可以引诱野鸡的媒鸡来摆布。当官的向办事人员要钱要粮，就像找虎狼要东西吃，无论你怎么求他，他也不肯吐出来，这才造成巨大的亏空。并不是百姓不交，也不是当官的侵吞了。今年父亲出来议定粮饷，改变了过去包征包解的不

良风气，真正能做到官民两利，得不到好处的只有那些办事人员。可见留朱公做制台，给县里带来很大好处。几位弟弟应该帮助父亲把这件事办成。只是捐钱来补亏空，不要操之过急，要大家愿意捐了才可以办。如稍微有摊派现象，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以后反而成了办事人员们的借口，去串通劣绅再退回到包征包解的老路去，这不可以不预防。

梁侍御那里的钱二百两，这个月内给他送去，凌家的二百已经拿去了。在京待考的人来要了六七十两去送亲友不能不给。只是我这里最近已经很困难，别的不能再给了。信上不能尽情写出，别的以后再接着写。

兄国藩手具 咸丰元年(1851)九月初五日

九

澄侯四弟：

刚才接到来信，又得你从吉安寄来的一封信，一切都知道了。朱太守到我县来，王、刘、蒋、唐去陪他，你没有去，他当然不高兴。以后你就少到县城省城去，在大乱还没有平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自己藏起来，不要出头露面，这很重要！

我这两年对社会上的人情世故看多了，真害怕官场的风波，常常想早点退出官场，免得受罪。以后家里对有关衙门的事，最好不要过问。

咸丰六年(1856)九月初十日

十

沅浦九弟：

十二日的下午，代一从县里回来，接到了你的信，一切都知